

狼

LANG XUN

青春燃烧◎著

狗

这是一个关于人、狗、狼的故事。三者一起出现带来的故事，如黑暗中狼的眼睛，寂寞阴冷的背后却又烈焰熊熊……

I247.5/1639

2008

狼

LANG XUN

青春燃烧◎著

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殉/青春燃烧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8.5

ISBN 978-7-80173-748-9

I. 狼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55068号

狼 殉

作 者 青春燃烧
策 划 史崇九
责任编辑 王逸明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
16印张 290千字
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
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748-9
定 价 25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第一章

戊申年的秋天，随着老秃岭里的一声狼嚎，来了。

我姥爷老钱头，坐在炕头上，在鞋底上磕了半天的旱烟袋，才把女儿秀磕给了许咸菜。那天，咸菜愣盯着秀看半天，看完便一阵呵笑，笑完便一把将那个贼俊俏的小女人凌空扛起，倒挂在自己宽大的肩膀上，一如呼啸的苍狼，带着野性朝大草甸子里奔去。风凉了，叶黄了。一人多高的大草甸子变成金色的地毯，一直铺向天边。

“放俺下来！再不放，俺咬舌头，死给你看……”

“想死！俺帮你！”

咸菜突然怒燃眉梢，如深夜般黝暗的眸子浮上冷光。他双手一松，秀的身体随着惊叫声落在了大草甸子上。不等秀挣扎爬起，咸菜便扯掉了身上的红腰带，手臂一扬，腰带飘向空中，遮住了日头洒下来的强光。秀突然睁大了眼睛，看着咸菜，愣了半晌，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草，顿时乱了方向，碰撞着秀寒冷而紧张的脸，扎疼了秀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，也扎破了咸菜脊背上的大汗珠子。在咸菜的强劲动作下，秀的身体开始在大草甸子里滑行，一片又一片的草，被他们压在身下。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秀的神经，秀抱紧了咸菜，在大草甸子里翻滚着。于是，咸菜就成了我的爹……

“秀，还想死吗？”

“俺跟你活一辈子……”

两人的声音如空谷回音，敲碎了原始的陌生。黑黑的影子抱紧了雪白的身子，随着夕阳的移动，扩散成长长的路。一群高傲的狼，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默默地看着大草甸子的草，从黄到青，又从青到黄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压在黑红的土地里……

己酉年，农历九月九日，也就是第二年的重阳节，石头屯子进山挖棒槌的日子。大草甸子才算消停了，草尖终于指向苍天。咸菜当上了老秃岭的山把头，秀的肚皮也渐渐涨得溜圆。



那时候，我没名字，咸菜总爱贴着秀的肚皮喊我——带把的玩意。咸菜和秀并不知道，我这个“带把的玩意”，其实就是一杆带着黑缨穗的枪！我就是用这杆枪，把秀送进那片金黄色的大草甸子，那块长满苔迹的青石墓碑下……

“秀，你在老崔婆子家等俺！这带把玩意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生了！这两天狼闹的凶，俺不安心。”

“俺不怕，你不回来，俺不生！”

“这事，你当不上家！”

“俺哪也不去，就在这等你回来！”

“嗯哪，是俺咸菜的女人！眼瞅着大雪封山，进完这趟山，俺就守着你，一步都不挪窝！”

咸菜放开了秀，风一样下了白狼沟，石头屯里的进山人早就聚集在屯子口。

“铁片呢？”

“铁片孩子生病，去不成了！”

“去单回双，少一个人咋进山啊！把烟囱拽上！”

“烟囱咋才大婚！这会准还搂着菜花不舍得撒手呢！”

“麻溜地拽起来，媳妇进门，就是自己的，挖回来棒槌，再可劲造！”

咸菜领着进山的几个壮汉，一边走，一边喊山，一边喊山，一边摇晃着索拨棍上带红绳的大铜钱，大铜钱摇曳在风中，琅琅作响，扩散着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。咸菜穿过大草甸子时，回头看了一眼秀，秀挺着肚子，站在白狼沟的石砬子上，带着微笑朝他挥着手。咸菜突然觉得秀像岸，自己像船，被风刮得渐离渐远，直到模糊不清……

白狼沟有个狼道，是进山的必经之路，这是狼的世界，人和畜生在这条狼道上，随时会跟着狼永远消失。路边的泥土上，总散落着斑斑血迹和没有被啃净筋肉的骨骸，经过时间的腐蚀，由鲜红变成了紫黑。咸菜一拨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，惊飞了几只叨食骨头上粘连着腐肉的大鸟。

咸菜每次走在这条狭窄的土路上时，脚下总会有一种潮湿的感觉，这种潮湿会让想起他的爹——许钉子。许钉子活着的时候，常常扛着一把大铁锨，领着咸菜到这条路上，挖坑。

“爹，土为啥会粘糊糊？”

“因为土里有血……”

“谁的血？”

“人！”

“还有谁的血？”



“狼！”

“还有谁的血？”

“杂种！”

“挖坑干什么？”

“埋尸。”

“埋什么尸？”

“被狼吃剩下的人和被人吃剩下的狼！”

路边那些稍微鼓起的土包子，都是钉子用铁锨堆起来的坑。咸菜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棵大树下埋的是个孩子，他奶奶把他放在地上去撒尿，他刚走到这棵树下，一泡尿还没尿完，就被狼叼了去，那坑里只埋了一块带着几滴血和一泡黄尿的小石头。孩子的奶奶，四处追狼要孩子，在抹去额头汗水的时候，被狼吃了，钉子只找到了老人的三根肋骨。那个土包至今都不能踩，一踩便嘎吱作响。三天后，两个土包之间，又多了一条血肉模糊的胳膊，手被狼啃得只剩下三个手指，像弹琴一样，勾着地面。

“这是山上的狼干的！”

钉子说，手里的这把铁锨是许家祖宗埋狼的，如今到了他手里，埋的全是人。许家祖上拿着这把铁锨，埋葬过狼的任何部位的器官。亲眼目睹了狼的脑袋被石头敲开，狼的牙齿被锤头打下来，狼的眼睛被手指抠出来，狼的舌头被刀子割下来，狼的皮被铁丝划破，狼的心脏掉在路上，狼的肺叶丢在水里，狼的肝脏扔在鸟巢里，狼的胃晒着太阳，狼的大肠、小肠、盲肠缠在老树根上，狼的苦胆被针刺破，狼肚子里的小狼崽被刀子剝出来，它们的皮被挂在枯死的树上……

“这都是山下的狼干的！”钉子说。

“山下有狼吗？”

“有，山上有狼，它披着狼皮吃人；山下有狼，他披着羊皮吃人！”

多年以后，山上的狼一个压着一个倒下，山下的墓碑又一个一个立了起来……

咸菜回头看了看烟囱，烟囱的呼吸中还带着昨日大婚的喜酒气息，他的一撮头发，粘在额头上，汗水顺着那撮头发，流进了他的眼睛里，挡住他的视线，他只能听到哗哗的脚步声，看不见咸菜的影子，也就是那撮头发挡住了烟囱前进的路线，截止了他的生命。

一个时辰后，总算过了白狼沟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咸菜突然闻到了一种腥臊的气息，那味道不单是狼的尿臊，还夹着人的血腥气，从幽幽的树林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。

“烟囱呢？烟囱呢？烟囱不见了……”



第二章

秀挺着高高的肚子，站在白狼沟的砬子上，一直盯着山下的石头屯……

石头屯里，一户户土壁草房，带着栅栏障子，静卧其间。风卷沙尘，扑在日久发黑的草顶上，冻得窗棂簌簌发抖。窗里，一盘土炕，一张用高粱秸编织的炕席，黑黢黢、脏兮兮的。褥子间平摊着一块白惨惨的老粗布，和炕桌上的红蜡喜烛配得不伦不类。

一个女人独自坐在炕桌边，暗露着姑娘家的羞涩。忽然，女人眉头一怒，伸手扯下那块白粗布，使劲揉做一团，欲丢下炕，转念一想，又将粗布扔回炕上。随后，那女人起身脱去碎花棉袄，刚要吹蜡睡下，瞅见炕柜上的镜子里映出她饱满的双峰，在遮隐下随着呼吸蠢蠢欲动。她扯开肚兜，心慌不已，滞愣半晌，才敢把手摸在胭红之上。良久，才滑到紧绷的小腹，稍做迟疑，方解开裤带，露出极有形的髁骨、圆润的臀沟，那女人欲将手向深处探去，突然听到一个婆子变腔地喊叫，随即便是“咣咣”的砸门声。女人一惊，顿时羞红了脸，连忙提上裤子，抓起棉袄，空壳套在身上，给外面的婆子开了门。

“咋地啦这是？闹妖呢？”

屋外的婆子没理呼那女人，闪身进屋，一屁股坐在炕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眼睛朝炕上偷撒一圈。一下子瞄到炕上那团皱巴巴的白粗布，抓起来就往衣裳袖里塞去。女人只顾忙着低头调理衣扣，也没注意那婆子。扣整衣后，便回头帮着那婆子捶背顺气。婆子塞好粗布，拽齐衣袖，舌头却不听使唤，不自主地磕巴起来。

“你家烟……囱……烟囱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瞧您把这舌头累的！人呢？”

婆子不理女人的话头，磨了两下腩，刚想盘腿坐稳，一听那女人问“人”呢？脸色大变，又一高跳下炕。“在屯子口，零碎了……全零碎了……啥玩意都没剩下……”

女人羞色未退，又上疑惑，杵在炕前。那婆子一瞅，反倒上了急劲，使劲地拽



把那女人的胳膊。

“这次放山，想沾点大婚的喜庆！没成想，到白狼沟就给搅和散了。你咋还卖呆呢？麻溜地跟上！”婆子说话间就往屋外走去。

女人一听白狼沟，又是一惊，润色全无，顿出一身冷汗。跟着那倒腾小脚的婆子往屯子口跑去。寒风灌进女人的领口袖口，浑身冷汗，倾刻成冰。

那婆子姓崔，是老崔家的填房，男人是个卖野药的，十几年前，进白狼沟里采药，就没见人回来。老崔婆子原是屯子里跳大神的，“跳大神”是一种请神术，在神灵上身后，能治疗鬼魂缠身、妖魔作乱、消灾隐患。因为每一个“跳大神”的信仰不同，她们所能处理的病症也就各有所长。

别看老崔婆子小脚不丁点，可跳起大神来，一股子泼实劲。也不知道她是真神乎，还是赶巧，石头屯子里也有几个迷信她的人。如今政府整治迷信，她也乖乖地颠着小脚，在屯子里攒大粪。时常趁人不备，在半夜偷爬起来，跳扭两下。由于她爱扯老婆舌头生事，屯子里的人也不怎么把她当人看，无论年龄大小都喊她老崔婆子。

快到屯子口时，老崔婆子突然横过身子，挡住那女人的去路，女人硬闯，老崔婆子使劲推她一把。

“咋这不懂事的媳妇呢？你这会呈白虎，咸菜是山把头，得避讳！”

老崔婆子说到这，突然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。看那女人神色变疑，便自己掌自己两下嘴，呸！呸！唾了两口唾沫在地上，用小脚跺了两下才算完。她见那女人急歪歪的样子，便朝着屯子口的人群叫唤了一嗓子：“咸菜，回白狼沟啦？”直到听见有人应了声，才闪身让那女人过去。

石头屯的屯口，有一片石场子，石头赤裸裸的，并不混乱，有条理的排列着。场子正当中，有块巨大的灰白方石，平坦舒展，略显神秘。凸起部分隐现出一道道银色的细密纹路，从石纹缝中，隐隐挤出几根血狼草来，银线交错勾勒，形成一只纤毫毕现、栩栩如生、毛发飞扬的白狼。因风雪侵蚀，发出冰冷的寒光，那狼，煞气冲天，双眼闪着精锐的银光，昂首挺胸，引颈长啸，仿佛随时会从那石上飞扑过来。

狼头本身就是一种王者至尊的象征，威武而不可侵犯。很多人供奉狼都是高高在上，供奉的大多是鹿头羊腿。而石头屯的这只白狼头，却刻在地上，供奉之物是石头屯人的尸体，按石头屯的规矩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不管是怎么死的，都要在围场上的狼石上供尸三天，才能入棺下土。屯里屯外，只要是喘气的都不敢碰那块狼石。也常有人向上年纪的人打听那只狼的渊源，老人们大多是叹口气，磕



磕烟袋，摇摇头，不愿意唠这个闲磕。

烟囱说起来，也算是个“放山”之人。老秃岭上有样值钱的东西，叫“棒槌”，也就是人参，为百草之王，有灵性的仙草，尽管时事还在动荡，老秃岭的人还是一直沿用古老而复杂的习俗去挖参。

老秃岭的人把进深山老林采挖山参称为“放山”，负责拉帮进山的人叫“山把头”。老崔婆子所谓的“避讳白虎”，是因为当“山把头”的都是男人，属阳，一旦遭遇“白虎”，必为阴气所害、伤身折寿。

“白虎”最起初是道教兴起后，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纳入其神系，作为护卫之神，以壮威仪。因青龙白虎，左右阴阳，也常把女子下身无毛者，称为“白虎”，代表着寒和阴。男子下身无毛者，称为“青龙”。代表热和阳。可老崔婆子凭什么说那女人“这会呈白虎”呢？难道那女人“这会”就全身无毛了？老崔婆子是个信“仙”的神婆，她眼里的“白虎”自然是指那些死了至亲，虎年落生，披麻带孝的人。

那女人扒开人群，并未瞅见烟囱。一把抓住老陈头的胳膊：“俺家烟囱呢？”老陈头没吱声，用大烟杆子指指地面。

地上那一堆残渣已经不能叫做尸体，几杆白森森的骨头在微弱的夜光里愈加刺眼，断断拉拉的，头还在，面朝天，半拉脸没了，凹陷的鼻子里还残留着几点白色的脑浆，黑漆漆的眼眶中，只剩下两只还连着血肉的白色眼球，眼巴巴瞪着天。

那女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场面，顿时，张僵了嘴巴，一音未发，双腿一软，瞳孔微缩，摊在地上……

“嗷——呜呜——”一声狼嚎，凄厉绵长，穿越了石头屯的上空。烟囱的死，似乎不解狼恨，在远处重峦叠嶂间，闪起了点点绿光。一只白狼，正以霸者的姿态，兀立在白狼沟的岩石之上，愤愤地俯视着石头屯子里的人们。



第三章

那女人一倒，人群并未慌乱。

女人如平眠于炕上，那对蓬鼓鼓的奶子，挤在袄下，呼之欲出。半截粉腰露在外面，嫩嫩肚腹，脐下那毛物儿即将隐现，引得男人们欲火卷然升起。

女人们一看这情景，恨不得把爷们挨个抽上一顿耳瓜子。但看到地上的女人倾刻成了寡妇，又一脸同情，疼在心里。赶紧将自己的男人们推开，开始喊的喊，叫的叫，问原由的问原由，嚼舌头的嚼舌头，慌乱一团。

那女人便是烟囱昨日才娶的新媳妇，蛤蟆沟人，叫菜花，刚满二十，模样生的水灵，因为家里穷，烟囱给她爹两袋小米，便将菜花换回家做了媳妇。烟囱打小就没爹没娘，就是跟酒亲，是屯子里出名的酒鬼子，越是不叫他干啥就越要干啥的拧劲头。三十好几的人，好不容易换了个俊媳妇，清早还在趴窝赖炕呢，晚上便成了一堆骸骨。

因为放山讲究去单回双，去挖参的人，必须为单数，放山归来，加上人参的个数要成双数。选了的黄道吉日又不能更改，铁片因儿子毛羔生病放不成山，我爹咸菜硬是把烟囱拉起来去凑数。

从石头屯进山有个必经之地，就是白狼沟的狼道，和石头屯只相隔一袋烟的距离。那里山林苍翠，土质肥沃，名贵药材和毛皮，容易得手。说也蹊跷，大清朝时，也曾有些户人家，在白狼沟里居住，沟里虽有几只秃狼，也不足为惧。可自从山下有了石头屯，白狼沟便开始闹狼。只要石头屯里的人一上白狼沟，势必被沟里的狼撕肉掏心。久而久之，白狼沟的那几户人家，也都移居山背后，和大兔子沟人伙居。如今，只落下我们许家人，在大山林里穿来穿去，游刃有余，以采药为生，相安无事。

没人知道我们许家的身世渊源，只知道我们老许家世代都是个摸透大山林脾性的山把头。从白狼沟进城卖药材和皮毛，必需经过石头屯。石头屯人常见我们许家人挖药进城换钱，眼见心馋。解放后，石头屯人合计着分给许家一块地种，一是想把许家归到石头屯子里，二是想借着许家人，化解石头屯和白狼沟的恩怨。



听说，烟囱今早起来就没醒困，迷迷糊糊，身子胎胎歪歪的。一进白狼沟就没跟上脚，被狼拖去，撕扯了。屯子里的女人们都猜思着是烟囱大婚累伤了身子，一腔怨气都出在他身上。好不容易放一次山，叫烟囱给整黄了，彻底整黄了。三十好几的人，没见过细粮，可劲造吧！把命赔上，可了心思啦。

“烟囱啊，你这个憋不住臊的货，你这一走，菜花可咋整！瞧把这新媳妇给折腾的！”老崔婆子上来掐人中，按虎口，也不见人醒。埋怨这个招大瘟的烟囱，临了临了还祸害个这么俊俏的小姑娘！老陈头说人已经死了，埋怨个啥劲。喝令止住，命人将女人抬回家中唤醒。

人群唏嘘渐散，几个胆大的才将烟囱的骨头棒子放在狼头上。狼，狰狞着眼睛，老崔婆子也不敢多看，拉住身边老陈头的衣襟：“烟囱这啥也没啥的也要供尸吗？”

老陈头，吸了把鼻涕，咽了口眼泪：“供。不供，亏心啊！”

“唉——老祖宗真能造孽啊！石头屯都到了寡妇比石头多的地步了”

“瞎掰扯啥！”老陈头脸色一闷，老崔婆子也不敢言语了。看着老陈头走远，方才想起了袖筒子里的那块老粗布，忙不迭地从里面拽出，还未来的及翻开，便有人在她后腰上捣了一指头。

“哎呀妈呀，吓俺一跳！俺还以为又是二狗那个不着调的瘪犊子呢！原来是你这个败家老娘们！”

“瞎得瑟个啥？东西找着了吗？”

“这不，在这呢！”

“菜花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，要不是俺抢着去报丧，能划拉着这宝贝玩意？”老崔婆子得意的又把粗布塞回袖筒里。

说话的娘们是毛羔的娘，十年前改嫁给毛羔爹铁片，四十得子，没成想是个夜哭郎，白天好好的，一到晚上就哭闹，一旦哭起来，就没完没了，即便是抱着，摇着，也哭个不停，老人们常说“没有哭坏的孩子”，可是毛羔哭着哭着就发起烧了，烧得小脸都蔫吧了。毛羔娘把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哭郎……”的贴子，贴得到处都是，也止不住孩子的哭声。

按老崔婆子的说法，是毛羔阳气太重，要纯阴之血才能克住。所谓纯阴之血即是少女新婚，白布铺在身下，男女合欢，自然会流下童贞之血在白布之上，俗称“落红布”，也是最阴寒之物。将这块布叠了，放在阳气重的人枕下，便可阴阳调和。



可是别说是石头屯子里不好找，全天下的女人见了红，估摸着都会当成家藏宝物，今后全指望那块布，掐腰指挥老爷们呢！如今老崔婆子在菜花那偷了“落红布”，又摊上毛羔娘晚年得子，谁能哄她个大棒槌。

老崔婆子随后到了毛羔家里，在案台上上一柱香，瞎蹦达几圈后，用毛笔沾朱砂在黄纸上写了个什么，再把黄纸包上，交给毛羔娘，告诉她半夜十二点，在孩子睡觉的头上方把纸烧掉，把纸灰放在清水里给孩子喝了即可。老崔婆子说完话，掏出袖筒子里那块皱巴巴的白粗布，毛羔娘刚要接过去，老崔婆子又抽了回来，“棒槌呢？”

毛羔娘忙爬到炕上，从箱子底翻出一个纸包，打开纸，露出一个肥胖的人参，吸了两下大鼻涕，抹了两把眼泪，头一转，塞到老崔婆子怀里：“给你，毛羔爹为这差点没命！”接着从老崔婆子手里拽过那块白粗布。

“真小瞧你了，还挺护犊子的！”老崔婆子乐呵呵的把参揣在怀里。还没出门，就听到毛羔娘在后身咋唬了一嗓子：“老崔婆子，先别给俺撂挑子！”

“干啥啊这是，这么快就吊小脸子给俺看了！”这一嗓子喊得让老崔婆子倒吸口冷气，汗毛跟着就挺拔起来。

“你敢糊弄俺了！你瞅瞅，这上面啥玩意没有！”毛羔娘也不是善茬，一把抢过老崔婆子怀里的纸包，抱在自己怀里，将那块粗布砸在老崔婆子的脸上。

老崔婆子吃了一惊，果真，从菜花那偷来的粗布上，光白白的，啥玩意没有。她又揉了揉眼睛，把布翻持了半天，连根血丝也没找着。这下可糟了，老崔婆子当时就散架子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如针扎火燎，双手捶胸，嚎啕起来。

“菜花，你这个小骚娘们，早知道你不是雏儿，俺咬破手指也要滴上两滴血啊！我的棒槌啊，这下全倒秧子了……”

天一放亮，老崔婆子便把从菜花家偷的那块白粗布，如同战旗一般，在石头屯子里高扬着。让全屯子人都整明白了一个理：菜花是个破鞋。等人们整明白菜花是破鞋的时候，又翻过一个劲来：烟囱可不是贪腥气的人。都怪那个破鞋菜花，掏空了烟囱。于是，一夜间，人们对菜花的同情也就变成了一种愤恨，对烟囱的埋怨转化成一种悲哀。

菜花在凉炕上躺了一天一夜，也没睁开眼，多亏了毛羔娘，朝她头上泼了一瓢凉水，才算激醒。菜花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流不出一滴眼泪。老崔婆子和菜花说：“烟囱到底也是你男人，你真的假的，也哭上两声啊！”菜花冷漠地扫视了一下老崔婆子，硬生生的吐出几个字来：“烟囱不是俺男人！”便从炕上爬起来，走到水缸边，又舀上满满一瓢凉水，往自己头上浇去。毛羔娘怕这大冷天的整出病



来，几个人上去拉也拉不住。菜花还是一瓢接一瓢，止不住地浇。菜花不是作践自己，菜花也没疯，菜花只想整明白个理：前天她还是个喜气洋洋的新媳妇，昨日就成了一堆白骨的寡妇，这会便是人见人唾的骚娘们、小破鞋。她一瓢一瓢的浇着凉水，只是想那冰冷逼迫自己，让自己接受或者是承认，自己是一个破鞋。

碎骨头棒子在狼石上供过三天，被收敛回家。菜花爹知道姑爷没了，赶到石头屯子，就对着烟囱的棺材说了一句话：“烟囱啊，俺养活的闺女，给你丢脸了，坑了你，俺给你赔不是了。”

菜花爹用拐杖敲了几下烟囱的棺材盖，看也没看菜花，就挠杠子走人了。似乎此时，作为一个父亲，跟菜花搭一句腔，都是很丢人现眼。菜花咬着牙，也不说话，继续浇凉水，再冷，也不哆嗦。

烟囱下葬那天，菜花还是没哭出来，也不愿意扎白头巾，束麻腰，更别说掉眼泪了。直到烟囱的棺材被土埋没以后，菜花才扑了上去，拼命地扒开土，喊着：“烟囱，你起来替俺说句话啊……”



第四章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把皮鞭在苍穹雪地中暴响，如蛇飞舞，惊落沉雪。半晌，山坳中一阵狂吠，“汪汪汪”五只身高膘肥的大狗，黑蹄践雪，噗簌簌抖着鬃毛，拉着一辆爬犁，扬起一股雪尘，从白狼沟里飞驰而出。

狗爬犁上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，那男人二十上下，膀大腰粗，正用长鞭子打着精神抖擞的大狗，爬犁奔驰正急。山洼处，腾起一堆砂雪，没头没脸地盖了过来，那男人并未慌张，先搂紧怀中的女人，再用力一扯驾辕驭狗的缰绳，爬犁一歪，闪过沙雪，又在雪地里狂奔起来。

那男人头顶戴着暗黄色的狗皮帽子，上身一件灰黑色棉袄，袄外套着狗毛翻边的坎肩，敞着胸怀。一股子彪悍劲儿。脖上挂着一根红棉绳，一头坠着个咸鸭蛋壳，另一头吊着一只竹筷子，悬在胸前，来回丢荡。酱黑色的腰带上，别着一个酒葫芦，酒葫芦的脖子上，拴着一根红线，红线两头，分别系着两个嘉庆年间的大铜钱，在腰际摇摆着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

爬犁上坐着的正是我的爹娘，许咸菜和钱秀。

一个风浪过来，咸菜又搂紧坐在身边的秀，说来这怪事都让许家摊上，女人生孩子都是十月怀胎，可秀怀了我十四个月了，肚子还是噶蹦得结实，咸菜怀疑我是个妖孽，决定带着秀到县城的医院看看。

说话间爬犁便下了白狼沟，进了石头屯子。

石头屯里的雪道上，二狗正哼着小曲，扭着秧歌步，瞎晃荡着。那小子比咸菜小四五岁，却不是什么好货，眼睛里啥玩意没有，就知道盯着人家的漂亮姑娘和小媳妇。菜花成了寡妇，正中他意，像拉磨驴似的在菜花院子前后转悠。二狗远远看见，菜花从屋里出来方便，忙俯下身子，悄悄的绕到院子后面，也不管雪有多厚，趴在半截劈柴垛子上，向内偷看。

菜花进了障子，撩起小袄，解开裤带，棉裤竟直滑脚踝。二狗正在她侧面，刚好看得清楚，见菜花徐徐蹲下，露出圆圆两瓣屁股，生得那般柔润，皮肉的颜色，白里透粉，如粉搓雪捏一般，两腿一并，竟挤出些水来。恨只恨，菜花那小腹底



下的绝妙之处，被两条完全裸露的大腿遮住，不知那细水从何处引出。一阵淅沥声音，涨得二狗得热烘烘，一阵氧痛，如饥似渴，忍不住将下身顶住劈柴，颠簸着屁股，来回蹭磨……

“啪”的一声鞭响，吓得二狗顺垛子滚了下来，躺在雪地上，五只大狗喷了二狗一脸的腥气。

“二狗，别挡道！大冷天的，咋趴雪堆上蹲坑儿，瞎蹭呼啥？”

“咸菜，一边摆阔去，别坏俺好事！”二狗说话就把嘴凑到咸菜的耳朵边去：“菜花那天倒在石场上，是俺给帮着抬回家的，可长了艳福。这个小骚娘们那棉袄里，啥也没穿，两个奶子都让俺摸着。嘿，弄得俺痒到现在！”

说话间，菜花已经便完，立起身来，系好裤带，整好衣襟，掸掸身上落下的雪尘，并不慌张，倚在障子上看起热闹。打从烟囱死的那天起，菜花身上就没沾一点孝，连素净的衣服也没穿过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或者说什么，她还是穿着结婚那天的红花棉袄蓝棉裤。都说菜花是破鞋，所以咸菜也不正眼看她。

“你小子可要悠着点，要闹腾也要到炕上去，可不能在雪地里玩女人，别图一时痛快，日后着凉做病！”

“俺这不还没开始行动，就叫你搅和了吗？再说了，俺活干得比烟囱麻利多了！”

“拉倒吧你，就你这个土炮！”

“这天冷的，你不搂老婆焐炕头，到哪得瑟去啊？”

“带俺娘们进城晃晃去，让大夫给瞅瞅。老崔婆子也说，颠簸颠簸，孩子就出来啦！”

“嘿！你媳妇这是想闹妖啊，肚子都大了十几个月了，咋还不生呢？俺瞅着秀那小屁股，也是贼肥地。”

“二狗！我看你是欠揍，那脑袋瓜子想上裤裆里溜达溜达啦？”咸菜说话间，那五只拉爬犁的大狗，前蹄子一起腾空，蹬着绳套，抓挠着要扑二狗，吓得二狗连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哎呀妈呀，可别和俺动粗的，你把俺整零碎了，可不好调整。”二狗急忙闪身，让爬犁过去，

此时的菜花看着他们三人，洋洋地伸了个懒腰，碎花棉袄随即又抽了上去，娇小的肚脐露在外面。浑身的娇媚，让二狗如何接纳得住，直冲菜花，拦腰一抱，往肩膀头上一扛，就往屋里跑去，随后便听得菜花尖叫起来……

咸菜坐在爬犁上，一听女人的叫声，心里也生了几分痛快，摸出酒葫芦，喝了



两口酒，搂紧了秀：

“等你生下孩子，也转春了，咱再到那大草甸子里，呼啦啦压倒一大片大青草，可劲地扑腾上一阵子，把俺一冬憋的躁全泄出来。四腿拉叉往那里一躺，给俺个神仙俺也不换，哈哈！”

咸菜这话一说，秀把他使劲一推，脸上见了红色。咸菜故意拉了把绳套，大狗一受羈勒，立时止步，爬犁顿时向后扬起，雪“噗”地溅开两个大坑，溅到了他们的肩膀上，吓得秀哆嗦了一下。咸菜趁机搂紧了秀，用满是胡茬子的脸朝秀耳朵贴去：

“比咱在炕上来的解馋！”

秀羞得把头埋在咸菜的怀里，也不知道咋办才好了。咸菜一看，又觉得心爽，鞭子一扬，瞅着秀呆呵呵地傻笑起来。



第五章

五只大狗拉着爬犁翻了两座山，来到一条宽大的冰河上面，这条河原来叫林河，是从老秃岭心脏部位横穿而过的一条大河，它是整个老秃岭生命的源泉，四周环着石头屯、大兔子沟，白狼沟、蛤蟆沟等几个沟屯，林河被小日本折腾了几年后就改叫红河。

为什么叫红河？因为它吃了人。吃的什么人？太平县侯家老字号同泰祥大药铺的侯大掌柜和上下伙计数十人，被日本兵割下了脑袋，开膛破肚，扔进冰窟窿里喂鱼，鱼吃了人肉后，立刻彪长成一人多长，隔个三五年，便从红河排列而过，形成一个壮烈的过鱼场面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传说……

当年，血染冰河，一曲悲歌泣鬼神，为的就是多年后的今天。同样是被冻僵的冰河面上，却是一群又一群的孩子们抹着冻出的鼻涕，挥舞着抽冰猴的小鞭子，追逐着爬犁，惹得拉爬犁的狗，挣着爬犁套和他们撒欢。各种各样的大小爬犁滑出一条条雪道，那雪道如同蜘蛛网般交错纵横，晶莹闪亮。几个孩子，几只狗便让冰雪之舟，步入童话般的世界。

想着不久后，便有自己的孩子在爬犁后奔跑，咸菜和秀露出了和孩子们一样的笑脸。咸菜搂紧了秀，挥着手里的鞭子，“驾驾”、“吁吁”地吆喝不停……

冰河上不寂寞，冰面下也不寂寞，暗流汹涌，疯狂的撞击的冰面，贪婪的想冲破冰面，吞噬冰河上的一切。

五只大狗在冰河面上撒了好一阵子欢，才往城里赶去。

一进太平县，咸菜就闻到了一股油墨和糨糊混杂的气味，县城里的大街小巷，凡有墙面的地方，都贴有大字报，重重叠叠不留一点空隙。白狼沟里闹狼，城里头闹人，哪都不太平。只是城里人闹的比狼疯狂，喊着口号，到处找批斗对象。

咸菜吆喝着狗，把爬犁停在供销社门口，下了爬犁，先是摸了摸怀里的红宝书，发现安然在怀，才跑到供销社里，先给自己的葫芦灌满酒。转身回到爬犁边，没等秀下来，就急拉拉地喝了口酒，拿起筷子，在半空的鸭蛋壳里掏了一下，放在嘴里，抿了下咸味，又送口酒下肚子，才把葫芦堵上塞子，别在腰间。咸菜刚